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469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夏日的收获

到了夏天,唐姐天天呼我与她一块儿下地,去体验下摘菜采果的乐趣。她身体里的属于中国人的种菜基因是何时萌发的?肯定是在她的退休进入一年倒计时,而儿子又宣布将留在上海工作,不再回南京之后。

正好,老公单位的一位同事想出租自家空置的老宅,唐姐两口子正在规划退休生活,听闻消息,便去看看。房子在六合,唐姐到了地方,一看,便中了意,那农村里的老宅翻新过,是个小二楼,四舍五入也算个别墅了。最让唐姐心动的是,它有一个巨大的院子,唐姐的目光扫过那院子里残留的瓜棚豆架,心中的蓝图也渐渐清晰起来。哪里可以种几棵玉米,哪里可以栽几株葵花,哪里可以搭架子继续种黄瓜和西红柿,哪里可以栽上苋菜、茼蒿和菊花脑,她马上盘算起来,甚至想好了一部分茼蒿不掐来吃,而是要等它长老了开花。唐姐曾在江心洲见过茼蒿花,折服于这种花朵的灵动与绚烂,是的,如果真打算住在农村,那总要准备几个泡菜坛子来插野花的吧。茼蒿花比一般的野花可大得多。

老公一开始劝她不要太冲动,因为这里离市中心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,打理菜园也要付出巨大的体力,夫妻俩都是农家子弟,可考上大学以后再也没有干过农活,距今已超过35年。唐姐听了老公的意见,也还有点迟疑,只是,她有点恋恋不舍,就取出安放在后备箱里的古筝,打算对着这夕阳西下,苍古萧瑟的院子弹上一曲《渔舟唱晚》。

弹至一半,忽见隔壁院子的老夫子站在半掩的院门外“听壁角”,手中还拿着翻晒稻谷的耙子,唐姐一曲弹毕,推门笑道:“打扰你们了吧。”隔壁老汉双手合十,带笑回应:“你弹你弹,农村现在人少,一年也听不了一个曲子,你弹得太好听啦,我们听得都忘了做活了……”

唐姐一笑,回到廊下,又弹起了《紫竹调》和《青花瓷》。她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了,热爱音乐的人,应该是个好邻居,俗话说,“百万买宅,千万买邻”,要是真的租了这里的房子,退休前的日子,自己必定是两头跑。平时上班,恐怕得委托这边的邻居,照看宅院。一眼望去,这60多岁的老汉和他的老伴,眼神清亮,笑意盈盈,还有心听曲,肯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家。

房子顺利地租下来了,租期15年,修缮房屋和院落花了好几个月时间,等到2025年春天,院中的地平整好了,羊粪肥等底肥下足了,蔬菜种子也一包又一包地买回来了,不巧的是,又遇见了春旱,几十年一遇的大旱让种子的出苗结果极其不乐观,唐姐无奈,又陆续补种了两次,才基本出苗整齐。

她家的钥匙早就交给了隔壁邻居,嘱托老两口有空去给她的菜浇点水,为了替老两

口省力,唐姐早就买好了冲淋喷头和输水软管,可一看要交的水费,却比预想的少很多。问了才知道,隔壁老汉和老婆婆依旧很节俭,他们觉得自来水贵,经常去打了井水和河水,骑三轮车运来,替唐姐浇灌菜园,唐姐过意不去,给老汉发的红包,过了24小时必定会退回来,这可如何是好?老汉笑着回应:“力气用了还有,水井和大河,又不带盖子。如果你真觉得过意不去,那下次来的时候,从城里给我和老伴带两根大油条吧。我们这里想买油条,要特意跑到镇上去买,有30里地哩。我和老伴已经半年多没有吃到油条和麻团了。”

到了初夏,绵绵的雨水终于来了。唐姐发现,在她租了农村的宅院开始种地之后,她才与四季流转和天气的阴晴转变有了切肤的关联,她才知道,一场误了季节的雨不能使已成形的圣女果再膨大一圈,只能使它的含水量略高,这样单果的分量天生会重一些,种地人的损失也会略小。风调雨顺这件事,真的是关乎每一个种地人的辛劳,有没有收获呀。

对唐姐来说,夏日的收获不仅是这些亲手种出的蔬菜,还有鲜甜的空气、黄昏的流云、信手弹拨的箜篌,还有被汗水冲走的忧虑,以及由此带来的开阔心境。时光飞逝,茄子变紫了,菜瓜上的密密的茸毛开始变短了,玉米穗子吐出的须子从淡黄色变成了深红棕色,薄皮青椒辣味深重,开始打起了螺旋形的卷儿。

最近的周末,唐姐带我一起去下地采摘,这个季节所有丰硕的菜蔬和果实,都打着滚儿在流水中洗净。唐姐的老公已默默在院中搭起了一个烧烤架子。唐姐呼唤隔壁的老汉和老婆婆一同来吃午饭。老汉吃惊地看到,不仅是成串的鸡翅和牛肉、切段的玉米可以在炭火上烘烤,整根的大茄子,也可以放在火上烤至绵软,直接用大剪刀把焦糊的地方剪去,薄皮青椒整个烤透后撕去皮,与茄子一同放入春钵,再加入皮蛋两只,略舂数下,茄子的鲜甜和薄皮椒的辛辣混合在一起,添上溱心皮蛋的绝妙口感,就是顶好的下酒菜。

酒足饭饱,再聆听唐姐即兴演奏古筝曲《梦江南》,隔壁老汉微微醉了,他以筷为器,轻轻敲打面前的酒杯与茶碗,整个场景,让我想起一千多年前杜甫写的《客至》:“花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。盘飧市远无兼味,樽酒家贫只旧醅。肯与邻翁相对饮,隔篱呼取尽余杯。”

是的,夏日的平朴趣味与浓郁人情,丰茂收获与热烈余韵,既有幸福满满的一面,又有惘然若失的一面,其中的真实感受,我们与千年前的杜甫,也有心曲共通的地方吧。

父母为自己担心,就没有找陪护。好在,在住院期间,大家都愿意帮助他,他有很多陪护,这让他非常欣慰。

的确,陪护是个力气活,空间小、吃不好、睡不好,还要时刻关注病人的情况及时做出回应,积极和医生沟通并加以了解病人注意事项,所以很多时候,愿意陪护在病人身边的人一定是关系非常亲密的人,也一定是善良而有爱有责任担当的人。

26床的老太太70多岁了,安徽人,胃不好,住院期间,一直是个男的送饭加照顾,小小的凳子加折叠的床,陪伴在老人身边,别人都以为是她的儿子,老太太说是女婿,她躺在病床上跟我们说起了女儿和女婿的故事。

她说,女儿原本有这么好的丈夫,还在高校当老师,他们有个可爱的女儿。前两年,老人的女儿得了重病去世了,后来,女婿重新结婚了,还生了一个女儿,老人舍不得女儿的孩子,经常来看望孩子,女婿也把他们老夫妻当自己的父母,一直照顾他们。这次来切除胃里的囊肿,老头子年龄大了,不能来,女婿听到后,急忙赶来照顾,老人说着,流下了眼泪。

听着老人的故事,病房里一阵沉默。病房里的病人,在病痛中学会了感恩,学会了珍惜,学会了好好生活,拥抱生命。而那些陪护者,为病人裁剪了一件爱的外套,温暖地包裹着病人,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,虽没有华丽辞藻,却永远是病人生命中最珍贵的存在。

## 避暑小浪底

晨起,窗外,鸟声啾啾。

我轻撩窗帘的一角,远处,山是朦胧的,雾气氤氲。

天气炎热,朋友推荐我来小浪底避暑。我站在这家民宿四处远眺:面前是小浪底一湖碧绿的幽水,耳畔是婉转清脆的鸟鸣,左右是透过朦胧的温湿撞见满眼的花香和新绿。李清照用一个“绿肥红瘦”来表达时令的变化,实在是绝妙。

小浪底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,大坝南岸为小浪底村,北岸为蓼坞村。朋友道,黄河从青海巴颜喀拉山发源后,一路穿越无数山涧峡谷,夹带着黄土高原上的泥沙,波涛汹涌而下,真可谓大浪淘沙。河水从黄河最后一峡——宁嘴峡流过,终于突破两岸高山窄峡的束缚,河面陡然宽广,流速大为减缓,大浪消失,小浪见底,故名小浪底。

小浪底是万里黄河最后一段峡谷,从空中看去,它像一颗巨大的蓝宝石,镶嵌在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崇山峻岭之间。黄河汤汤,是母亲河、生命河,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之河。每逢洪峰迭起、威胁下游安全时,小浪底落下闸门,削峰蓄洪,于是波小浪低,大河安澜;而当遇大旱、河道面临断流时,小浪提闸放水,下游河流生命再起高潮。

半岛、孤岛、险峰,近有曲折蜿蜒的河湾,远有烟色浩渺的湖面,这里宛若世外桃源,来的大多是回头客。水边、树林里,早就有人寻一树荫支起帐篷,拉开简易茶桌,摆上茶具,临水而坐,享受夏日的清闲时光。

捡石头、踩浅水、找昆虫,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,大人们忙着加工带来野炊的食物,有的惬意地坐在树荫下吹着旷野的风聊天,也有很多钓友拿着鱼竿对着水面发着呆。我走上前,问鱼钓得多么,钓者脸晒得黑红,有些发窘,朋友哈哈大笑:“人家钓的不是鱼,是心情!”

这么美的风景,管他钓不钓鱼,即便在风里发会儿呆,心情也是美的。干脆找个树荫,像杜甫老先生那样“仰面贪看鸟,回头错应人”,临水的美好,都在“赏玩夜忘归”了。

静谧的夜色里,小浪底的水浪似乎停止了。深蓝色的夜幕繁星点点,一弯新月,风吹松涛阵阵,远处水边灯火点点,间有不知名野鸟啼鸣,越发显得幽静。

幽静的清晨,码头的游人不多,湖岸线有几个零星的钓者静坐。有几个大约夜间嫌冷,睡在车里。见有人来,钓者睡眼惺忪,从玻璃窗里探出头,和我们点头致意。几只小鸟隔着山头在林子热情地喊:“吃杯茶!”“吃杯茶!”

一轮橘色朝阳再冉从水边升起。远远地,民宿袅袅冒出蓝色炊烟,勤快的山里人开始了新的一天。

□河南焦作董全云

## 邀请婆婆

孩子期末考试刚结束,婆婆便打来了电话:“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吧?”只是一句话,我便听出了婆婆言语中的失落。早些年,孩子们还小,一到暑假,都吵着要去奶奶家住,但这几年,等假期开始,哪怕婆婆亲自来接,孩子们都会婉拒,怎么劝反正就是不高兴去了。

理由其实很简单,一来是孩子们都大了,沉寂和慢慢老去的村庄对他们渐渐失去了吸引力;二来,即便是暑假,孩子们学习的压力依然存在,已经远不能像童年时那么自由和洒脱,长住乡下肯定不切实际。可与之相反的是,公婆年纪大了,对孩子们的感情更浓烈,平日里即便考虑孩子们要学习还是会经常打视频电话,现在放了假,想看看孩子们,陪陪孩子们,反而不能,这种情感落差难免让他们感觉失落遗憾。我是深深知道这份感觉的,于是在和婆婆寒暄几句后,直接发出邀请:“如果想孩子们,那就来我们这住几天啊,反正你们最近地里也没什么活忙。”婆婆听着我的话有点迟疑,可很明显,这话对她很有诱惑力。

沉默几秒,婆婆笑了,问:“去你们那住几天吗?”看我很确定,婆婆也不遮掩,说:“这倒是个好主意,不过我要和你爸商量一下。”我在这头赶紧强调:“商量啥啊,他肯定同意,孩子们也盼着你们来呢,大家一起多好。”婆婆笑着应着,挂断电话。我赶紧思考起来,公婆来我要做哪些准备工作?早些年,婆婆来帮忙带过孩子,她住的那间房我一直为她留着,这会儿自然要打扫起来,该擦的擦,该洗的洗……孩子们听到爷爷奶奶要来,都格外高兴,不用我说,都参与了进来。一时间,我们说说笑笑,忙忙碌碌,别提多欢乐。

一切准备就绪,我再给婆婆打电话,婆婆接着电话,第二天就来了,因为家里还有别的事,公公没能成行。中午,我给婆婆做了一桌好吃的,饭后,我还有两个孩子,陪着婆婆聊天看电视。婆婆哪有心思看电视啊,看着两个孩子笑得那叫一个甜,直说孙女又漂亮了,孙子呢是又长高了……吃过晚饭,我们又陪着她散步,我们小区后面新建了游乐场,与婆婆早几年在这时变化很大;我们又去美食一条街,给她买好吃的,陪她看路边有趣的表演……

当然不止如此,女儿大了,学会了几个拿手菜,奶奶在这里,自然要好好表现一下;儿子嘴甜,时不时一句“好奶奶”逗得婆婆直乐呵。我们陪着婆婆逛街,吃好吃的,还看了电影……而孩子们学习或者做作业的时候,婆婆就那么静静地陪在边上,也不言语,就看着,脸上满满都是幸福。

高高兴兴住了几天,婆婆突然说起回家,问为什么,婆婆说:“太想孩子们了,所以来住几天,现在看了也陪了,很满足了,家里还有活要干,得回去,以后有空了再来。”送婆婆去车站的时候,我跟婆婆说:“回去忙一阵,要想孩子了,再来,跟爸一起来。”婆婆呵呵一笑,压低声音跟我说:“你爸不知道多想呢,下次来,他保准跟来。”我点着头,眼里一阵热,孩子们是老人心之所系,含啥弄啥是他们最大的快乐,以后我该多邀他们来住,当然啦,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多回家。

□宜兴管洪芬

□南京明前茶

## 病房里的陪护

在病房里,我和住院的朋友聊着天,这时,隔壁25床病人手术后被推进病房。她的丈夫赶紧起身,和护工一起小心翼翼把女人搬到床上。

丈夫轻柔地帮妻子盖好被子,看着妻子平静躺下,他轻轻从墙边搬来一张凳子,坐在妻子床边,小声问妻子感觉怎么样。我听到妻子说还好,不怎么疼,他露出了笑容,一只手握住妻子的手,另一只手从床头柜的纸盒中抽出一张纸帮妻子擦了擦额头。他一会儿看看手表,告诉妻子,还有20分钟,就可以喝水吃东西了,他时不时问妻子渴不渴,我听到他妻子说不渴,不用那么担心。

作为陪护家属的丈夫,他已经在医院陪护了5天,晚上只能租个椅子躺一躺。有人问25床陪护丈夫:“仅仅是一个小手术,别的陪护,病人没有动手术前都不会一直在医院陪护,为什么这么多天你一直陪护在妻子身边,一点不敢离开,多累啊。”他认真地说:“不放心啊,妻子贫血,有一次晕倒过,所以他怕手术后妻子身体虚弱,出什么意外,所以要一直陪护在妻子身边。”

有个贴心的陪护坐在病床前,他们的安慰会让病床上的病人能稍许解除疼痛。看着25床的陪护,大家都羡慕,说丈夫细心又温柔。

我的朋友,27床的小夏这次做肠镜检查,身边却没有陪护,我问他:“为什么不选择无痛,做肠镜切除息肉是非常疼的。”他说自己是外地人,父母年龄大了,他不愿意让

□南京陈思